

第二辑

攀枝花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攀枝花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目 录

卫国有光·····	陈 健 (1)
仁和袍哥·····	戴开元 (14)
开拓攀枝花，勇当后勤兵·····	董晓焜 (18)
攀枝花境内土司述略（上）·····	于德星 (23)
米易历史沿革初探·····	杨直廷 (45)

卫 国 有 光

——记仁和区政协委员周洪芳同志

陈 健

攀枝花市仁和区政协委员周洪芳，是一位卫国英雄，经历无数战斗，立下累累功勋，特别是在抗美援朝中一根扁担活捉三个美国兵最为著称。他住在仁和区仁和镇沙沟村。在他家大门上方横挂着刻有“卫国有光”金色大字的横匾。屋内，挂满各种奖状、证书、立功喜报，上面记载着：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立大功一次；

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立二等功一次；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立三等功一次；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立三等功一次。

此外，还有“淮海战役纪念章”、“解放中南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和朝鲜人民军总部颁发的两枚立功勋章……，这二十多张奖状和十枚奖章，记录了周洪芳同志的英雄历史。

被 逼 当 壮 丁

周洪芳同志一九一一年旧历五月初二，出生在云南省大姚县苴却行政区前教正里仁和街龙塘沟（现为仁和区仁和镇）。他的外婆给他取了一个“黑牛屎”的丑名，说是名字取得丑，娃儿才好带。这个名字整整叫了十一年才请先生帮助取了个学名——周洪芳。

周洪芳的父亲名叫周家良，母亲周何氏。父亲靠租种吴连庭家七亩田地养家糊口，母亲在街上摆了个凉粉摊，以补家用。

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〇年，周洪芳先后添了两个弟弟，老二叫周洪元，老三叫周洪友。

全家五口，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破茅屋里，垫的是稻草，盖的是“八大渣”（织麻布剩下的麻线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周洪芳才五、六岁，就上山割山草，拾柴禾。刚满十四岁就学耕田，帮父亲挑起家庭的担子。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父亲在田主家种地，突然倾盆大雨倾泻下来。周家良被大雨一淋，觉得浑身打颤，头重脚轻，一下昏倒在泥水里。等他苏醒后连滚带爬的回到家

里，就卧床不起了。周家良得的是可怕的伤寒病。由于无钱医治，才三天就与世长辞了。

家中死了人，田生逼上门。刚把父亲草草埋好，灾难又落到了周洪芳的头上。周洪芳家租种仁和街上学堂的一部分田，欠三斗五升租谷。学堂校长张久存串通仁和街警察分局，于一九三六年旧历六月初七，把周洪芳骗到警察分局关起来，逼周洪芳交租。关了五天，逼不出租来。于是又生一计，六月十一日下午，佯称放周洪芳回家，要他新老租子秋后一齐交清，待周洪芳走出警察分局门口，突然跳出了三个乡丁，把他抓到乡公所去当了壮了。

新 生

周洪芳被分配在滇军五十八军二团迫击炮连二排五班当炮兵。从此，他走南闯北，开始了兵戎生活。

最初，部队在湖南驻扎。一九四三年，又撤回云南保山县惠通桥。

一天晚上，周洪芳约起同乡张加友、黄德元、游贤虎、朱云林等逃出兵营，连夜逃进深山躲藏。十多天后，他们到祥云飞机场做了三个月的苦工，挣了点路费，商量好各自返回家乡。

清晨，周洪芳刚走到祥云县清华洞岔路口时，正巧遇到第二军二二六团从这里开过。周刚要躲避，就听后面有人喊：“站住，干什么的？”周洪芳不由自主地来了个“立正”姿势。只见几个兵租一个当官的，端着枪朝他跑来。

“你是不是逃兵？”当官的问。

“我不是逃兵，没有当过兵。”周回答。

“胡说，你刚才立正的姿势都不同，肯定是逃兵。”

周洪芳从五十八军逃出来，又被第二军抓住。以后他又逃跑过两次，但都被抓回，只好听天由命了。

一九四六年，第二军进入山东。到了山东，才听当官的讲是剿共。后来开到西安，又从西安返回山东，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一九四七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迅速壮大，由防御转入了进攻。蒋军节节败退。第二军的一个师，打了几仗后，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了。周洪芳所在的二二六团，只得辗转从山东经青岛、上海到武汉扩充兵力，最后又赴河南邓县，实际上邓县已被我解放军围困。“我应该选择一条生路。”周洪芳暗暗地思考着。

一九四八年四月的一天黄昏，解放军的火力侦察象雨点一样朝二二六团炮兵阵地飞来。炮兵阵地一片火海，被打得晕头转向的蒋军士兵乱成一团，东一群、西一伙的逃跑。周洪芳同弹药手一起朝后跑，刚跑二十多米，就听到连长陶西才站在地堡门口喊：“还朝哪里跑？快进来！”俩人只好老老实实地进到地堡里。

在这不到十五平方米的“铁笼子”里，共挤了十三个人。个个如惊弓之鸟，脸色苍白，互相看着发愣。连长陶西才手提一支美制大喇叭手枪把住出口。他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后，转向屋内的士兵说：“再坚守一个小时，援兵就要到了，谁投降共军决没有好下

场。”说完，他又朝地堡门口一站，用枪一点，恶狠狠地说：

“谁要出去，我先送他回老家！”

这时，一个副排长想往外冲，刚走出几步，只听“叭”的一声枪响，就倒在地堡门口。大家被镇住了。

不久，四周的炮声停止了。另一个副排长黎洪祥说：“连长，我出去看一下动静”。

“谁也不准出去”。陶西才答。

“我要出去撒尿！”一个副班长实在忍不住，朝地堡门口走去。刚跨出地堡门口，“叭”的一枪又被陶西才打死在门口。

看到这种惨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过了一会儿，周洪芳感到有人轻轻地拉他的衣角，他侧过脸，只见黎洪祥正在朝门口直噜嘴。周洪芳转身一看，连长陶西才靠在地堡门方上，正在打盹。黎洪祥把手一招，大家不约而同地围了拢去。黎悄悄地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反正都是死，我们先把他干掉。”“要得！”大家都赞成。

过了片刻，黎示意周洪芳把冲锋枪子弹推上膛。周点头会意，马上作好战斗准备。黎右手提着大张着机头的大喇叭手枪，左手附在周的耳边低声说“我没有打死，你就补火。”“叭！叭！叭！”一串枪响，黎洪祥由于紧张，子弹打在陶西才身后面的墙上。陶西才被惊醒，刚喊了句：“干什么？……”“嗒、嗒、嗒、……”周洪芳紧接着就是一梭子，陶倒在地门口一动也不动了。

“蒋军弟兄们，投降吧！解放军优待俘虏。”

“蒋军弟兄们，你们受苦了，不能再受骗了！”

“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放下武器吧！”

地堡外传来阵阵的解放军呼喊声。

“我们怎么办？”黎洪祥问大伙。

周洪芳想到击毙敌连长陶西才的可怕后果，大声地朝门外反问一句：“是不是真的缴枪不杀？”

“解放军说话算数，缴枪不杀，缴枪投诚就是好同志。”地堡外答道。

周洪芳转向黎洪祥：“我们把武器拖出去吧！”

“要得！”黎洪祥叫其余的几个士兵一起把武器全部往外拖，有：勃朗宁轻机枪四挺；马克辛重机枪四挺；日式歪把子轻机枪二挺；美造冲锋枪六支；美造大喇叭手枪三支。

武器交出后，就听外面的解放军喊：“同志们，出来吧！”

“你们架得有机枪没有？”周洪芳不放心地问。

“没有，没有！出来吧！别害怕。”外面答。

周洪芳、黎洪祥才大着胆子，带领其余八个同伴走出地堡。解放军果然没有开枪，悬着的心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

“同志们，你们缴了枪就是好同志，跟着走。”周洪芳他们被解放军带到阵地边的一间屋子里，里面已经有二十多个俘虏了。

第二天一早，第二军二二六团的投诚人员大约五、六百人，被带到了教导队。

在大会上，政委和师长讲了话。讲了国内形势，共产党的宗旨，还讲了共产党，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政委最后还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对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只要投诚了，放下武器，不再为‘运输大队长’卖命，我们都欢迎。愿留下的我们欢迎，不愿留下的，我们发给路费回家。”政委的一席话，句句说在周洪芳的心坎上，他心里热呼呼的。

接着，师长问大伙谁是炮兵、重机枪手、轻机枪手，得到的回答是马夫、伙夫、弹药手……政委笑着说：“没有算了，同志们有顾虑，现在各团把队伍带回去，分头介绍情况。”接着转向几个参谋说：“通知各连队，组织欢迎新同志入伍。”

此时此刻，周洪芳的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我们是俘虏，不杀就算宽大的了，还是什么新同志？”一连串的问候在他脑海里翻腾着。他随着队伍往前走，来到了营房。

“欢迎新同志！”“欢迎新战士入伍！”阵阵欢迎的口号声、锣鼓声、鼓掌声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热烈欢乐。

一九四八年五月，周洪芳被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重机械部队第十八团警卫连一排四班担任战士。在革命的大家庭里，同志们把热开水送到手上，洗脸水端到面前；这个递毛巾，那个送缸缸；还有的拿出自己的新鞋袜，让他穿上。刚洗完脸，饭菜都已摆好，战士们一碗一碗替他们盛饭。指导员和蔼地说：“同志们，你们要吃饱啊！”周洪芳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他的眼眶湿润了。

连队欢迎新战士入伍的座谈会开始了。

在座谈会上，连指导员马杰问周洪芳：

“家里有没有房屋？”

“只有一间人畜同居的破草房。”

“有土地没有？”

“没有土地，是租田主的土地种的。”

“怎么当兵的？”

“欠田主的三斗五升稻谷，被抓壮丁。”说到这里，周洪芳再也讲不下去了。

马杰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是啊！我们人人都有一本血泪帐。穷人为什么穷？是因为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苦到头，秋收算盘响，农民眼泪淌，有多少人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啊！”

一席话，把周洪芳引入沉痛的回忆之中。

“同志们”，马杰接着说：“我们都是受苦人，共产党为穷人作主，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穷人的天下。大家想一下，国民党反动派该不该打？”

“该打，该打！”大家齐声回答。

“好！今天大家好好睡一觉，明天发枪，抓紧训练，准备打仗。”

夜深了，周洪芳翻来覆去睡不着。在家受苦，在滇军遭难，参加解放军得到欢迎尊重，桩桩往事又在脑海里呈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感到遇到救星了。

第二天，周洪芳起得特别早，他要等着领枪。待到发枪时，他双手接过枪一看，心里凉了半截。原来，这些都是汉阳造毛瑟枪，而且每人只有十发子弹。

周洪芳找到排长，开口就问：“怎么不发好枪？”

排长笑着回答：“现在，我们的运输大队长忙不赢，过几天便派人送来了。”

“才十发子弹怎么打仗？”

“同志啊！你们有十发子弹已经不少了，我们只有三发哩！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枪和子弹要到敌人手里去拿。”

成 长

一九四八年夏天，解放军工兵重机械部队第十八团正在进行打牛铁的战前准备。这是周洪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战斗。

在东门外的战壕里，周洪芳正在向班长讲述着自己的打算：

“我有一个想法。”

“你说说看，有什么好主意？”班长高兴地问他。

“班长，我在国民党当兵的时候，去过牛铁城，对周围的地形熟悉。我们先去城墙下摸哨兵，夺支好枪。”周洪芳详细地讲述着摸哨兵的路线和方法。

“好，我们今晚就行动。”班长兴奋地说。

夜幕降临了。周洪芳同班长一起，悄悄地爬到城墙下，很快滚进单人护体，察看周围的动静。只见离他们不远处有一个垮塌的城墙缺口，缺口处有一个人影在来回走动。

“把这个哨兵抓住！”班长说。两人迅速向缺口爬去，飞快地越过缺口。哨兵还未转过身来，脖子就被一双有力的大手卡住了，一句话也喊不出来。班长立即把毛巾塞进他的嘴里，用绳子反绑了手。周洪芳用低沉的声音警告哨兵：“我是二二六团的，前不久在邓县才解放过来，今天来解放你。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被俘的哨兵连连点头，没有再反抗。周洪芳很快捡起了枪和子弹，把哨兵带到墙外的护体内，取出毛巾低声问道：

“带班的来过没有？”

“来过，刚过去一会儿。”

“同志，先委屈你一下。”班长又把毛巾塞进他的嘴里。

班长看守着俘虏。周洪芳再次翻过城墙缺口，不一会儿，他又抓回了一个哨兵。

这次，他们不但抓获了两个俘虏，而且缴获了两支中正式和几十发子弹，平安地返回了前沿阵地，把战利品交给了排长。周洪芳说：

“排长，你说枪和子弹要到敌人手里拿，现在拿回来了。”

“好样的。你要什么？”

“要枪，要子弹。”

“同志，现在奖给你好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子弹四十发。”排长拍着他的肩膀高兴地说。

周洪芳接过武器。心里暗想：“共产党说话算数，我周洪芳这次算走上正道了。”

牛铁战斗，很快取得了胜利。

一九四八年，全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共同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的战前准备工作。

周洪芳同志参加了解放刘家庄、樊城、襄阳、唐县等大小战役十余次。这里重点记述他参加攻打樊城的经过。

一九四八年秋，攻打樊城的战斗打响了。敌军在“十”字街的地堡里架起四挺机枪，妄图利用坚固工事顽抗。我军在突破外围之后，进入城内巷战，因地堡火力很猛，部队伤亡较大，前进道路受阻。

“我用八二炮炸掉它！”周洪芳摘下帽子，朝脸上抹了一把汗，向连长请求任务。

“好！瞄准点，狠狠地打！”连长命令他。

周洪芳接受任务后，连跑两三个院子，才确定了架炮的位置。这时，团长也来了，立即派火力掩护，用绳子把炮身、炮架、炮弹拴好拖过街道，很快架好了炮。“糟糕！瞄准器还未拿来。”周洪芳着了急。要取瞄准器，必须再次冲过横街去取，谁去呢？

“机枪掩护我，我去取”。周洪芳向排长请求着。未等回答就听到“哎哟！”一声，排长受伤倒在地上。他赶快背起排长朝院内跑去。又一颗炮弹在街上爆炸，周洪芳被木杆绊倒，俩人同时倒下了。他左脚被六〇炮弹片擦伤，鲜血直流。周洪芳没有顾上这些，救起排长继续朝院内跑去，把排长交给了另一个战士，撕下一块衣服，捆住排长的伤口，又返回街口。

在重机枪掩护下，周洪芳象滚皮球一样，一阵风滚过街心，取了瞄准器，又一阵风滚了回来。不一会儿，“轰！”“轰！”两发炮弹，准确地在地堡上爆炸。街心的“十”字地堡被炸塌了半边，敌人的机枪也变成了哑吧。部队一阵猛打猛冲，一举攻下樊城。活捉了河南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官康泽。

后来，周洪芳同志参加了团部召开的庆功大会。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关于《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周洪芳随军南下，参加了攻打花园口的战斗，后进军贵州、云南，中途接到上级命令，部队立即返回河南参加剿匪。

经过两个多月剿歼土匪的战斗，最后将残匪围困在九宫山。部队与土匪激战四天四夜，终于完成全歼土匪的任务。

后来，部队调至湖北小水并休整待命，受第四野战军指挥。

在休整期间，部队开荒种地，扩大生产。周洪芳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功绩卓著，荣立大功一次。

一九五〇年初，连部决定让周洪芳当炊事员。当时，他思想不通，认为当战士打仗立功光荣，当伙夫煮饭立不了功了，不愿干。

连指导员找他谈心，语重心长地说：“同志，打仗不吃不喝不行，你别小看炊事员工作啊！”

“我才立了功，还要再立功。干炊事员就打不成仗了，还立哪样功？”周有点委屈。

“同样可以立功。你们炊事班的八个炊事员，就有四个是立过大功的，两个立过三等功的。你要好好干啊！”指导员耐心地启发教育他。

周洪芳勉强当了炊事员，但很快热爱上炊事工作。由于他勤勤恳恳，积极工作，肯

吃苦，不久就被调到营部炊事班任副班长。一九五〇年九月，调兵团司令部任炊事班长。

保 家 卫 国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九月十五日，美帝纠集十五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并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轰炸我国安东（今丹东）等地，把战火引向我国边境。十月八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周洪芳参加了志愿军，分在工兵十八兵团司令部任炊事班长。部队跨过鸭绿江，经过十二天的夜行军，到达德华里。在完成攻打汉城，抢占桥头的任务后，又返回德华里修筑工事，修整待命。

一九五一年五月，部队加紧修筑坑道，以备固守，周洪芳也参加了。

一天，周洪芳突然得了痢疾。他强忍着肚痛坚持工作。第一天还能坚持，到第二天就实在不行了，浑身无力，心里发慌，头上直冒冷汗。

管理员看到周洪芳脸色苍白，关心地问：

“老班长，你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

“你是不是拉肚子？”

“没有。”

“那你怎么经常跑厕所？”

“尿急。”

“不对，你的脸色太难看了。”

管理员边说边朝厕所走去，看到拉的大便不但有浓，而且带血，回来心疼地责怪他：

“老周啊！你骗了我，你应该休息。”

“管理员，我还能坚持。”

管理员强制周洪芳休息治疗，不准他到工地去。

第三天早晨，吃完早饭，周洪芳又夹在队伍里，准备一道上工地。指导员走过去，一把将他拉出来。这时，副政委走过来看见后，疼爱地批评他：“你这个老班长，如果再去，回来非‘点’你的名不可。”

周洪芳只好老实地回到宿舍休息。远处，不时传来敌机轰炸声，他再也躺不住了。他想：“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我要赶快把病治好才行。”他猛地翻身爬起来，到医务室看病。打针吃药后，休息了半天，病情明显好转。

下午，周洪芳来到后山坡散步，发现有一根水红树木棒。“嗯，这还可以做一根扁担哩！”他自言自语地说。于是，他把这根木棒扛回住地，用柴刀砍成了一根扁担。砍好后再涂上油放到火上烤，边烤边打磨，经过加工，一根红黑发亮的扁担造成了。

第四天，周洪芳再次要求到坑道去参加突击，软磨的结果，管理员同意让他中午去

给部队送饭。

德华里三面是山，山上林深树密，几条羊肠小道淹没在树林之中。

快到中午时，周洪芳挑起饭桶，朝修筑坑道的工地走去。刚翻过第一座小山包，就听见前面树林里传来“呼！呼！呼！”的卡宾枪声。

“有情况！”周洪芳急速地判断着：这枪声不远，到底是什么人放的呢？是自己人，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放枪？如果是李承晚的匪兵或美国鬼子放的枪，那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奇怪啊！

周洪芳迅速放下饭桶，紧握扁担，钻进密林，隐蔽地接近枪声响起处。透过一小排灌木林和一丛茅草，发现距他前面不远处一个小坪上，有三个美国鬼子，盘脚坐着歇气，枪靠在肩上。再看周围，除了这三个鬼子以外，别的没有什么动静。

“这是美国鬼子在放枪壮胆。”周洪芳判断着。怎么办？三个鬼子三条枪，而周洪芳手里唯一的武器是昨天才制好的水红树扁担。硬拼？如果三条枪一齐向他开火，几十发子弹射来，怎么也抵挡不住。智取？只有智取才能巧妙地活捉敌人。

周洪芳迅速察看了周围的地形，脸上立刻现出了满意的微笑：周围茂密的树林完全可以利用；敌人在明处，我在暗处，对方不了解虚实；“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定能取胜；退一步想，即使在这里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主意拿定，立即行动。周洪芳双手紧握扁担，大喊一声：“一班向右，二班向左，三班随我来，冲啊！”说时迟，那时快，周洪芳紧握着红黑发亮的扁担，几个箭步冲到离美国鬼子不远的地方，侧身卧倒，举着扁担。美国鬼子一看这个闪闪发亮的，中间大，两头尖，不圆不扁的东西，不知是什么武器，顿时吓傻了眼，六神无主，魂飞天外，赶快把枪放下，“OK！OK！”叫着，举起了手。

周洪芳侧身立起，用手示意鬼子向后转，三个鬼子乖乖地转过身去。周用手推一下，示意敌人向前走，敌人就向前走。连续三次，鬼子已走出离枪一丈多远。

周洪芳几步跑过去，夹着扁担，迅速把枪捡起来。一看，枪里全都压满了子弹。他背一支持一支，另一支端在手里。

正在这时，一个鬼子的右手突然去背后而摸。周洪芳很快意识到敌人已识破了他的计策，立即跑上前去，用枪口对准那个家伙的背心，顺势把他手里刚抽出的喇叭枪使劲夺了过来，还从他身上搜出一个美制手榴弹。这下子，三个美国鬼子才规规矩矩地低下头去，身子象筛糠一样发抖。

周洪芳提着手枪，身背三支卡宾枪，押着三个美国鬼子朝山下走去。

到了放饭桶的地方，周洪芳用手比划着，示意让一个鬼子挑着饭桶走，鬼子摇摇头不会挑。他只好放弃送饭上山这个任务，把俘虏押到兵团司令部，交给了黄副团长，由警卫班押送到警卫连去后，才匆匆赶回山坡，把饭送到坑道工地去，这时已是中午过了。战士们见老班长送饭来了，都一齐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老班长，你怕是睡着了，咋个这时候才送饭来？”

“叫你休息，你充积极，整得我们饿肚皮。”

听到这些批评，周洪芳只是笑笑，不作回答，连说：“快吃饭，快吃饭！”

二排长生气地说：“先别理他，等晚上开生活会时再说。”

周洪芳没有按时送饭到工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姜管理员的耳朵里。管理员感到很奇怪：老班长去得那么早，怎么饭没按时送到呢？他找周洪芳谈心：“老班长，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把饭送去？”

“在半山坡上遇到点麻烦。”周岐暗着。

“遇到什么麻烦？”

“遇到三个美国鬼子。”

“抓住没有？”

“抓住了，已经送到团部去了。”

一切真相大白。姜管理员把情况告诉了二排长，二排长自愧地说：“好！好！今天晚上的生活会由我检讨。我工作不深入，差点伤害了同志。”

团政委也来参加了二排的生活会。二排长详细地向战士们讲述了周洪芳用一根扁担活捉三个美国鬼子的经过，全排战士热烈鼓掌，团政委高兴地说：“明天写报告，给你们报功。”一根扁担抓三个美国兵的事，迅速在朝鲜和全中国传开了。为此，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八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给周洪芳的弟弟周洪友寄来的《立功喜报》称：

“周洪芳同志，在抗美援朝中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二等功一次，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全军的光荣，也是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朝鲜人民军总部向周洪芳颁发了“军功勋章。”

在抗美援朝中，周洪芳同志还因“功绩卓著”，荣立三等功两次。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十八兵团司令部、政治处奖励周洪芳同志：

“保持荣誉，争取更高荣誉”的奖状。

周洪芳同志的英雄事迹和立功喜报传到家乡，原云南省永仁县四区仁和乡各界人士，赠给他家“卫国有光”的大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周洪芳同志为祖国和世界和平到朝鲜抗美援朝”的纪念。

一九五四年春，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返回祖国。周洪芳所在的十八兵团回到吉林休整后，大部份战士复员转业到了地方，周洪芳是其中之一。

离别家乡十八载的周洪芳，终于重返故土。到了永仁县，民政科热情地接待了他，还找了三匹马驮行李。到仁和街三天的路程，两天就赶到了。

区公所的领导徐忠、杨树荣、刘兴诚等同志热情地欢迎他胜利返回家乡。

“英雄回来了！”

“功臣回来了！”

这消息象一阵风，瞬时传遍了仁和街，人们朝区公所涌来。

不知是谁跑得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洪芳的母亲周何氏，她老人家三步并着两步，来到区公所。刘兴诚对周洪芳说：“你母亲来了！”周洪芳转身一看，前面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位饱经风霜、两鬓花白的老人。

“妈！你身体好吗？我回来了。”周洪芳喊着朝周何氏走去。周何氏眼睁睁地看着，一直没有答应。

“伯娘，你儿子周洪芳回来了！”刘兴诚拉着周何氏的手笑着告诉她。

周洪芳抱着妈妈的双肩，喊道：“妈！我回来了。”

周何氏如梦方醒，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行热泪涌出眼眶。她紧紧抱着儿子，上下打量着，抚摸着，泪水洒湿了儿子的衣衫。

“妈，我回来了，你就不再难过了。”周洪芳劝慰着母亲。

“儿啊！我不是哭，这是高兴啊！我们回家去吧。”

母子二人，在乡亲们的簇拥下，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的家已大变样了。

盐 边 剿 匪

一九五四年，周洪芳回家后的第三天晚上，群众就选他当了互助组长。同乡的许发英早就暗暗地爱上了英雄周洪芳。他俩在一九五四年八月结了婚，许发英二十岁，周洪芳四十三岁。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第二年就添了一个“千金”，取名周会英。

一九五六年夏，在少数民族民主改革的前夕，盐边县反动上层奴隶主、匪首马元发、李拉什子，纠集了一千多匪徒，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突然包围了盐边县城，切断了县城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妄图一举攻占县城，推翻人民政府。当时，县城里仅有二十多位民警战士，同临时武装起来的民兵、机关干部一起，坚守县城，整整抗击了四天四夜。

四月十九日，仁和区公所接到永仁县的紧急通知：盐边土匪叛乱，立即组织复退军人参加剿匪。

在云南省楚雄地委、军分区的统一布置下，永仁县组建了一个以复退军人为主的武装民兵连，开赴盐边平息土匪叛乱。周洪芳参加了。

四月二十一日，周洪芳随民兵连出发。民兵连分两路渡过金沙江，飞速来到盐边境内，得知土匪已分散逃窜，需要组织追剿，连队就在棉花地（今同德乡）住下。五月八日下午，在脚鸡坪与土匪相遇。在战斗中，由于连领导（县兵役局的一副局长）指挥失误，致使首战失利。民兵牺牲十七人，被俘三人，后被土匪杀害。

五月十三日，永仁县民兵连在丽江警卫营的支援下，在光头山与土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光头山，山顶没有树林，山半腰林密沟深，抬头不见天日，数步外只闻声响，很难望见人迹兽影。在林莽之中剿匪，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艰苦搏斗。

五月十三日，担任五班长的周洪芳，带领几个民兵来到光头山一个“U”字形坡地外的树林中，与流窜的一群土匪接上了火。他们马上占领了制高点。战斗中，匪徒们不知虚实，向林深处逃窜。周洪芳同孙开泰、刘国喜、起桂芳乘胜追击，紧紧咬住不放。由于林深树密，土匪熟悉地形，在暗处射击，刘国喜负重伤，起桂芳牺牲。周洪芳的枪托被打坏，裤筒上也被穿了几个洞。土匪看到我方人少，就从两面包抄过来，情况万分危急。

周洪芳命令孙开泰：“你马上回去报告，急速派兵增援，我在这里坚守。”

“班长，我们快要被包围了，还是一起走吧！”孙恳求地说。

“不行，我来坚守阵地。刘国喜负重伤，起桂芳牺牲，我要护伤员、尸体。”说

完，把孙开泰往林外一推，开枪掩护孙开泰冲出了包围圈。

孤身一人的周洪芳，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沉着应战，毫不慌张，把三支枪全部压满子弹，六颗手榴弹全部揭开了盖子。

借着森林的掩护，周洪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迷惑敌人。为了耗费对方子弹，他抱住小树一摇，对方以为追来了“呼！呼！”的射来几颗子弹。他又跑到另一棵树下，使劲一摇，对方又打了几枪。就这样，虚虚实实，边射击、边摇树迷惑残匪，使对方不敢贸然围攻。

过了很久，在离阵地六十多米远的树林里，冒起一股青烟，他连打了五发子弹，也不见对方还击。“土匪在集中包围我了！”这个在沙场战斗生活十八年的“老兵”，很乐意意识到这一点。

果然，几十个土匪从他后面包抄过来了。周洪芳立即选择了一个有利地形，向土匪猛烈地射击，把六颗手榴弹分别准确地投向匪群，土匪哭爹叫娘，东跑西窜，退了下去。但是，周洪芳的手榴弹已经甩光了，子弹也没有多少了。

在危急之中，警卫营增援部队的冲锋号吹响了，土匪被这突然出现的号声惊呆了。警卫营发起猛烈的攻击，土匪伤亡很大，四处逃窜。

周洪芳与战友们会合了。他拖住了匪群，保护了伤员和同伴的尸体。

后来，四十二师一二五团开赴盐边参加剿匪。永仁县民兵连主要担负护送物资的任务。为了行军方便，周洪芳把一些衣服打成包裹，托人带回仁和。

仁和乡一个管制分子看见有人将周洪芳的衣服捎回家，就到处造谣说：“周洪芳这小子可好了，叫土匪抓住杀了。”“周洪芳没有死，为什么把衣服都带回来？”

周洪芳的老母和媳妇听到这些谣传发了急，五天之内就给民兵连发了六封信。前几封说家里母亲病重，后三封又说娃娃病危，“再是两天不回来，就不能见面了！”

根据信中谈的情况，民兵连支委会决定：准许五天的时间，让周洪芳回去看望一下。周洪芳离开连队，赶回家里。进门一看，母亲好好的，爱人得感冒已经好了，小孩根本没有病。事情完全明白了。五天时间一满，周洪芳准备起程。

“不准走！”妻子许发英一直缠住他不让走。

周洪芳劝慰妻子：“你听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要无条件重返前线。”

“这有什么不得了，就是不准走，要去你就背着娃儿去。”

“我是去剿匪，又不是去走亲戚。”

“我不管，娃娃交给你！”许发英说完，把娃娃往周洪芳怀里一放，在一旁哭了起来，娃娃也哭叫着要妈妈。

抱着这还未断奶的孩子，周洪芳束手无策了，向妻子恳求着：“你到底要我咋个办嘛？”许发英生气地说：“咋个办，娃娃不带去就离婚。”

“是不是真的？”周洪芳追问一句。

“是真的。”许发英坚定地回答。

“好，离婚就离婚。”周洪芳横了心。

他们一起来到区公所。刘兴诚同志接待了他们，给双方做工作，谈了好久都不见效，只好再次征求周的意见：“老周，你是不是推迟几天再走？”

“不行啊，今天必须返回前线。”

“那怎么办呢？”

“离婚，马上离。”周洪芳态度鲜明地回答。

周洪芳跑回家里，拿来了结婚证书，当着区文书李炳忠和书记刘兴诚同志的面，办理了离婚手续。安置好许发英母女，就急速归队了。

周洪芳回到民兵连，还参加了啊碧里、长官司的战斗。在战斗中，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永仁县给他记了三等功。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完成剿匪任务后，永仁县民兵连奉命解散，周洪芳回到了家里。许发英听说周洪芳回来了，真是又高兴又惭愧，但一直不好意思同周洪芳见面。年底，仁和区公所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专门请了周洪芳和许发英俩人参加会议。在饭桌上，刘兴诚同志拿出周洪芳与许发英的结婚证书，说道：“现在老周也回来了，结婚证书交还你们，离婚证书我们收回，你俩意见如何？”许发英不好意思地看了周洪芳一眼，低头轻声说：“要得。”大家热烈鼓掌，座谈会的宴餐成了战斗英雄的复婚宴。饭后，夫妻俩欢欢喜喜地抱着孩子回家去了。

周洪芳参加盐边剿匪回乡后，担任了仁和区土城乡的乡长。一九五九年任公社武装部长，受到云南省楚雄地委的特奖一次。

一九六〇年元月二十四日，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和省军区给予特奖，特奖令上写着：

“周洪芳同志：

以模范行动，带领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作出了显著成绩，光荣地选为云南省烈军属、荣、复、退、转军人及民兵、联防武装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希望戒骄戒躁，鼓足干劲，作出更大的贡献，争取更大的光荣。”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八〇年，周洪芳先后担任过乡保卫干部、区民政助理员、任大河公社党委委员，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和民政助理员等职。

离休以后

一九八一年，周洪芳年老离休回家。仁和区及区有关部门的领导很关心他，经常去看望他。沙沟村的干部群众也给予他特殊的照顾。一九八四年四月，他的老伴许发英生病住院，组织考虑到他的具体困难，给予补助。政府还拨专款二千五百元，帮助他维修房屋。

党和政府的关怀，使周洪芳非常感动。他决心在有生之年，要为繁荣仁和区，为攀枝花建设再发光和热。

他老当益壮，积极关心村上的工作，主动承担起村里的民事调解和治保工作，今天到这家访问，明天到那家去解决问题。看到他这样，老伴劝他说：“你都离休了，还管那些闲事干什么？”他向老伴解释说：“党组织培养教育我这么多年，我活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干我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九八二年春，周洪芳看到田里的蔬菜管理得不好，就主动找村支部书记王友芬商量，组织了一次检查，帮助群众抓好蔬菜管理。王友芬同志感激地说：“周同志，要不

是你促一下，我们村的蔬菜又要减产了！”

一九八二年的一天清晨，周洪芳正要到田里放水浇菜，李云珍跑来对他说：“快点，王华明和刘国民打起来了，要出人命罗！”

周急忙问：“在哪个点？”

李云珍手指公路边说：“就在水井边。”

周洪芳赶紧跑过去，只见王华明用双手卡着刘国民的脖子，刘脸色发紫，鼓着双眼，双脚一蹬一蹬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放开，放开，再不放开我要叫民兵来了！”周洪芳大喊三声，王华明才松了手。

刘国民在地下喘息了一会儿，突然，翻身跳起来，顺手抓起挑水的扁担朝王华明打去。周洪芳反手抓住扁担的另一头喝通：“你要干什么？有话慢慢说。”接着，把扁担拖过来，甩到另一边。

这边，刘国民的扁担刚被周洪芳拖掉，那边，王华明又举起了板锄，迎面朝刘国民打去。周洪芳又反转身扑过去，双手抱住王华明，用力一甩，顺势抢夺了他的板锄。

这时，双方又各自捡起砖头要打。周洪芳没法，只好站在两个人的中间，大声吼道：“你们不听劝，要打就朝我这里打。”在他的强行喝斥下，双方才把砖头放下，经周洪芳劝说，一场斗殴平息了下来，事后，周洪芳又分别把他们叫到家里，进行法律知识教育，慢慢地开导他们，终于使双方的矛盾得到解决。群众称赞说：“今早上要不是你老英雄出面，硬是要出人命了！”

由于周洪芳同志离休后，认真做好治安保卫和民事调解工作，一九八三年，他先后出席了四川省公安厅和渡口市公安局召开的“治保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省、市表彰和奖励。同年群众选举他为仁和镇第三届人民代表。一九八四年三月担任仁和区政协委员。

一九八二年冬，征兵命令刚下来，周洪芳找到区武装部的离休干部乔鹤年提出送子参军的要求，说：“四十多年前，我被抓壮丁替国民党卖命，是共产党使我得到新生。今天，我要送儿子参军，为国立功。如果我儿子去不成，我家保卫祖国的军人就断了线。”乔深受感动，帮助他找区武装部和接兵部队的同志，得到他们的支持，周的大儿子周顺才经体检、政审合格，被批准应征入伍。周顺才离家前，周洪芳拿出自己的各种奖章，让儿子看，对儿子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也就没有你的今天。我是复员军人，过去为国争了光，现在你也快是军人了，也要争气。”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周洪芳出席了四川省离休干部表彰会，省委授予他“离休后继续作贡献，成绩显著，特予表彰”的奖状。

周洪芳公而忘私，艰苦奋斗的一生，将铭记在人们心中；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将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

附记：在整理资料过程中，攀枝花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仁和区委办公室、组织部、老干部局和人武部的有关同志给予大力支持。仁和区政协主席何万金、秘书长许文成同志和离休老干部许广璞、乔鹤年等同志，给予热情帮助与鼓励，对资料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仁和袍哥

戴开元

先谈谈袍哥的来龙去脉。袍哥的老名叫“汉”留，含义就是从汉朝遗留下来的精神气节。他们崇拜的是桃园三结义，供奉的是关云长。在明末清初，明朝的顾炎武、王船山、曾跃祖等人，暗中联络志同道合的汉人，搞民间秘密组织，以“灭清复明”为目的，深入社会下层，聚集力量。所以袍哥系起源于明清之交，近乎实际，合乎情理。

辛亥革命前夕，成都爆发了“保路运动”，袍哥组织在推翻清朝四川政权的活动，曾起了它的作用。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如杨沧白（辛亥革命时重庆同盟会负责人，是名震全川的风云人物）、朱淑嫔、何楚等人，都参加了袍哥组织，连四川都督尹昌衡也身兼袍哥的舵把子，公然把“大汉公”的招牌挂在都督府的背门上，因此，袍哥的势力就与官府结合在一起了。

袍哥的堂口（又称公口）有仁、义、礼、智、信五堂，占威、德、福、字、先五字。当时最盛行、有发展前途的为仁、义、礼三堂。仁字袍哥（尤其是大爷）大多数是旧社会有地位的人物，义、礼两堂则是水旱两路奔走四方的劳动者。有个流行的传说：“仁字讲顶子一地位，义字讲银子一义气，礼字讲刀子一枪杀。”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基础不同，奉行的堂口也就各异。袍哥的第一个首脑人称“坐堂大爷”（也就是掌帅的龙头大爷，即执法大爷），另外还有几个大爷是拥有虚名的“闲大爷”，如乡长大爷、民政大爷、礼堂大爷等，三排当家（有一个执法当家）。接待南来北往，搞交际的是“红旗管事五爷”，即大五哥。其次是“威丰六爷”，六排以下八、九、十排统称么大，么大还有一个执法么大，要龙尾。这个组织每年做两次大会，正月的迎宴会，五月十三的“单刀会”，即山堂大会。在会上由当家三爷用红帖郑重宣布新参加的兄弟伙名单，超梭（提升）兄弟伙的名单，新参加的须有一人引进，一人保举，方得参加，磕头行礼后聚餐，大吃一顿。

袍哥，分“清水”、“浑水”两部，“清水”袍哥讲名誉地位，笼络人员，但实力不大，总是利用浑水袍哥来为自己扩张势力。浑水袍哥多是搞抢劫活动的土匪，或搞赌博、开烟馆等不正当职业，或无职业的闲散游民。浑水袍哥干坏了事，利用清水袍哥来掩护，帮他稳起。他们有成百上千的大小集团，一地连一地，都有他们的堂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时各堂口之间也会发生矛盾，互相磨擦，隔阂一深，就会形成械斗和暗杀，所以浑水袍哥的头头往往会死于非命。

但是他们也往往互相利用，互相掩护。若外码头的袍哥来到当地码头，要向当地的袍哥组织纳言语。如果坏了事，就找当地的堂口帮忙掩护，若掩护不了，就把他往附近的堂口护送。由一个堂口送另一个堂口，一直送到安全处为止。若自己既保护不住，又

不向外送，发生了事情，这个堂口就有责任，不但会受到其他堂口的抱怨和责难，并且自己堂口的信誉会从此一落千丈，被其他堂口的袍哥瞧不起，甚至会与犯事人的堂口发生矛盾，结冤结仇。从这些看来，他们是很讲义气的，并且也是争名夺利的。如一地有两个堂口，为了争权夺利，互相嫉妒，明争暗斗，演成仇杀或械斗。袍哥确实是当地的一种恶势力。有袍哥的地方，掌舵把子的龙头大爷，有的就是地方的掌权者，或者与权绅相勾结，鱼肉乡里。

在一九三六年以后，蒋介石的势力逐渐渗入四川，四川军阀为了抵制蒋介石的压力，借口建立“川康百万民众武力”为名，扩大袍哥在社会上的作用。

袍哥开山堂大会时，就要说这几句话：“王八戏子吹数手，装烟倒茶下九流，身家不清早点走，已事不明早回头”。这是表明他们内部组成人员的身份。他们的辈份：德字对威字是父辈，福字对威字是祖辈，余类推。也就是高一个字高一辈，高两个字高两辈，这也是不能紊乱的。

过去云川两省是袍哥最盛行的地区，而仁和又是滇川两省的交界，地处要冲，是商旅的集散地。

清末民初，仁和有两道公口，一个是仁正公（占仁字），掌帅大爷是仁和街的客长周殿三；另一个是仁信公（占义字），掌帅大爷是秦包廷和包载廷。两道公口为争掌地方的权力，而明争暗斗。因包载廷有武术，周殿三既忌恨他又怕他，为了打倒他，就去搬德昌的帅大爷朱德三来帮忙。恰遇包载廷因事到宜却，周殿三就派杨玉堂、滕占彪率人中途堵截，俟包到达大田的观音岩，把他拦住，揍了一顿，还要挖他的眼睛。拍了一支，杨说：你喊我一声杨老子，老子就留你那一支。包说：你喊我一声包老子，老子连这一支也送给你。所以杨就把包的双眼都挖了，又用石灰倾入眼窝里，用手指插进去搅，包仍不屈服，又用挖眼流出的血煮涨后注入眼窝。事后，包就赶赴宜却，要求行政委员保护他的生命安全，并控告周殿三把他弄成残废。当时宜却属楚雄府的大姚县管辖。行政委员接受了他的诉状，并答应保护他的安全。同时还赞赏他的豪气，能忍人之所不能忍。

朱德三带着一批兄弟伙赶到仁和，这时包、周的纠纷已演成诉颂，没有械斗的可能和必要了，所以周就请朱把人撤回原地。朱说：撤回不成问题，但是弟兄伙的开销怎么办？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说：那末你们开扬生意（抢劫）吧。因仁和北端街口是黑神庙街，所以朱就决定抢黑神庙街窗户胡妈哈家，白天用石灰去门上打了记号，到黑夜去抢劫，因朱的人都是袍哥，还杂有彝人，无法控制，为了多劫钱财，所以附近的徐怀安、罗天源、滕家这七八家也遭鱼池之殃。抢劫后即撤退过江。当时仁和街全场轰动，百姓惊恐、政府震惊。宜却行政委员即日赶到仁和查办，匪已渡江。因周殿三残害包载廷，此案正在追查之中，加上仁和场被抢，客长失职，就把周殿三逮捕。他为逃避罪责，想混淆真象，搞移尸诈害，编造说：抢劫是包载廷的人干的，包又申诉是周殿三的人干的。县长曾亲自察访，经仁信公的袍哥及一些群众和大火山的丰老三（人称丰三爷，彝人头子）、丰老五（丰五爷）与葫芦口的富团总（富德元）都据证明，是周殿三搬来的人干的。经调查了解属实后，楚雄府的知府、大姚县的知县、宜却行政委员在玉皇阁（过街楼）对周殿三进行三堂会审，判他聚众哄抢，致使街民富商遭劫，